

古典小說故事叢書

唐教遊海外的故事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古典小說故事叢書

唐教遊海外的故事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太原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写一个名叫唐敖的人，出游海外各国，见到了许多希奇古怪的事。“君子国”里，商人居然要买主少付货价；“女儿国”里，女人做国王，强迫男子裹小脚去做妃子；“无肠国”里，吃东西直从肠里经过，依然原样；“两面国”里，前面一张笑脸，脑后却盖着一张喷火的恶脸。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家，是作者看到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合道理的事，故意编出这些话来，讽刺当时社会。这本书里的故事，是从长篇小说“镜花缘”里摘出来的。

唐敖遊海外的故事

傳 達 节 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 3 印张·58,000字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 一 版

一九五九年九月太原第二次印刷

印数：29,597—54,617册

统一书号：10088·99

定 价：二角七分

227

目次

一	飄洋過海	1
二	東口山	4
三	君子國	6
四	大人國	10
五	勞民國	14
六	聶耳國	15
七	無腸國	15
八	狗頭國	16
九	玄股國	17
十	昆壽國	18
十一	無臂國	19
十二	深目國	21
十三	黑齒國	21
十四	小人國	30
十五	歧踵國	32
十六	長人國	32
十七	白民國	33
十八	淑士國	39
十九	兩面國	46
二十	穿胸國	48

二十一	厭火國	49
二十二	壽麻國	50
二十三	結胸國	50
二十四	炎火山	51
二十五	長臂國	51
二十六	翼民國	52
二十七	豕喙國	54
二十八	伯慮國	54
二十九	巫咸國	55
三十	歧舌國	56
三十一	智佳國	58
三十二	女兒國	59
三十三	軒轅國	81
三十四	小蓬萊	86

一 飄洋過海

話說唐朝武則天的時候，嶺南循州海豐郡河源縣，有一秀才，姓唐名敖(ㄘ)。妻子林氏。上無父母。喜得祖上留下良田數頃，儘可度日。唐敖素日雖功名心勝，無如秉性好遊，每每年倒有半年出遊在外，因此學業分心，以致屢次赴試，仍是一領青衫^①。這年又去赴試，雖然中了探花，不意被人控告，說他昔日曾與叛逆結盟，不是安分之輩。將來出仕^②，恐不免結黨營私。請旨謫(ㄓㄛ)為庶人^④，以為結交匪類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密訪，唐敖並無劣跡，因此施恩，仍舊降為秀才。

唐敖這番氣惱，非同小可。歸途之中，且到各處遊玩，暫解愁煩。一路上逢山起旱，遇水登舟，遊來遊去，業已半載，轉瞬臘盡春初。這日，不知不覺到了嶺南，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門首，相隔自己家內不過二三十里。路途雖近，但意懶心灰，羞見妻子之面，意欲另尋勝境暢遊，又不知走那一路才好。一時無聊，因命船戶把船攏到林家門首。只見裏面挑發貨物，匆匆忙忙，倒像遠出樣子。原來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嶺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父母久已去世。妻子呂氏。跟前一女

① 青衫——指秀才。

② 出仕——做官。

③ 謫——降貶。

④ 庶人——平民。

名喚婉如，年方十三，生得品貌秀麗，聰慧異常，常在海船跟著父母飄洋。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把家務託丈母江氏照應。正要起身，忽見唐敖到他家來。彼此道了久闊，讓至內室，同呂氏見禮。婉如也來拜見。唐敖道：“我們相別許久，今日見面，正要談談，不意府上如此匆忙。看這光景，莫非舅兄就要遠出麼？”林之洋道：“俺因連年多病，不會出門。近來喜得身子強壯，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運，強如在家坐吃山空。”唐敖听罷，正中下懷，趁勢說道：“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遊玩殆遍，近來毫無消遣。而且自從都中回來，鬱悶多病，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解解愁煩。舅兄恰有此行，真是天緣湊巧。萬望攜帶攜帶！至於飯食舟資，悉听分付，無不遵命。”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親，怎說船錢飯食來了！”呂氏道：“俺們海船甚大，豈在姑爺一人。就是飯食，又值幾何。但海外非內河可比，俺們常走，不以為意；若胆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風浪，就有許多驚恐。姑爺平素自在慣了，何能受這辛苦！”林之洋道：“到了海面，總以風為主，往返三年兩載，更难預定。妹夫還要忖度(カメテ)①。若一時高興，誤了功名正事，豈非俺們耽(カマ)攔你麼？”唐敖道：“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洋面風浪雖險，這又何足為奇。若講往返難以刻期，恐誤正事，小弟只有赴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絕望，但願遲遲回來，才趁心願，怎麼倒說你們耽攔呢！”林之洋道：“你既恁(ヨラ)般②立意，俺也不敢相攔。妹夫出門時，可將這話告知

① 忖度——推測、考慮、估計。

② 恁般——如此、這樣。

俺家妹子？”唐敖道：“此話我已說過。舅兄如不放心，小弟再寄一封家信，將我們起身日子也教令妹知道，豈不更好。”

林之洋見妹夫執意要去，情不可却，只得應允。唐敖一面修書央人寄去；一面開發船錢，把行李發來。取了一封銀子以作舟資飯食之費，林之洋執意不收，只好給了婉如為紙筆之用。林之洋道：“姑夫給他這多銀子，若買紙筆，寫一世還寫不清哩！俺想妹夫既到海外，為甚不買些貨物碰碰機會？”唐敖道：“小弟才拿了銀子，正要去置貨，恰被舅兄道着，可謂意見相同。”於是帶了水手，走到市上，買了許多花盆並幾担生鐵回來。林之洋道：“妹夫帶這花盆，已是冷貨，難以出脫；這生鐵，俺見海外到處都有，帶這許多，有甚用處？”唐敖道：“花盆雖係冷貨，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倘乏主顧，那海島中奇花異草，諒也不少，就以此盆栽植數種，沿途玩賞，亦可陶情。至於生鐵，如遇買主固好；設難出脫，舟中得此，亦壓許多風浪，縱放數年，亦無朽壞；小弟熟思許久，惟此最妙，因而買來。好在所費無多，舅兄不必在意。”林之洋听了，明知此物難以退回，只得點頭道：“妹夫這話也是。”不多時，收拾完畢，大家另坐小船，到了海口。眾水手把貨發完，都上三板渡上海船，趁著順風，揚帆而去。

此時正是正月中旬，天氣甚好，行了幾日，到了大洋。唐敖四圍眺（去）望，眼界為之一寬，心中甚喜。走了多日，繞出門戶山，不知不覺順風飄來，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唐敖每逢崇山峻嶺，必要泊船，上去望望。林之洋因唐敖是讀書君子，素本敬重；又知他秉性好遊，但可停泊，必令妹夫上去。就是茶飯一切，呂氏也甚照應。唐敖得他夫妻如此相待，十分暢意。

二 东口山

这日正行之际，迎面有一座大嶺。唐敖道：“請教舅兄：此山較別处甚覺雄壯，不知何名？”林之洋道：“这嶺名叫东口山，是东荒第一大嶺。聞得上面景致甚好。俺路过幾次，从未上去。今日妹夫如高兴，少刻停船，俺奉陪走走。”唐敖听見“东口”二字，甚覺耳熟，偶然想起道：“此山既名东口，那君子國，大人國，自然都在鄰近了？”林之洋道：“这山东連君子，北連大人，果然鄰近。妹夫怎麼得知？”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东口山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又聞大人國在其北，只能乘雲而不能走。不知此話可確？”林之洋道：“當日俺到大人國，曾見他們國人都有雲霧把脚托住，走路並不費力。那君子國無論甚人，都是一派文气。这兩國过去，就是黑齒國，渾身上下，無处不黑。其餘如勞民、聶耳、無腸、犬封、玄股、毛民、毘靺(タリクマ)、無臂(クヱ)、深目等國，莫不奇形怪狀，都在前面。將來到彼，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

說話間，船已泊在山脚下。郎舅兩個下船上了山坡，林之洋提著烏槍火繩，唐敖身佩寶劍，曲曲弯弯，越过前面山头，四处一看，果是無窮美景，一望無际。只見远远山峯上走出一個怪獸，其形如猪，身長六尺，高四尺，渾身青色，兩隻大耳，口中伸出四個長牙，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唐敖道：“这獸如此長牙，却也罕見。舅兄可知其名麼？”林之洋道：“这个俺不知道。俺們船上

有位舵工，剛才未邀他同來。他久慣飄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徹，那些異草奇花，野鳥怪獸，無有不知。將來如再遊玩，俺把他邀來。”唐敖道：“船上既有如此能人，將來遊玩，倒是不可缺的。此人姓甚？也還識字麼？”林之洋道：“这人姓多，排行第九，因他年老，俺們都稱多九公，他就以此為名。那些水手，因他無一不知，都同他取笑，替他起個反面綽號，叫作‘多不識’。幼年也曾入學^①，因不得中，棄了書本，作些海船生意。後來消折本錢，替人管船拿舵為生，儒巾^②久已不戴。為人老誠，滿腹才學。今年八旬向外，精神最好，走路如飛。平素與俺性情相投，又是內親，特地邀來相幫照應。”正言之間，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林之洋連忙點手^③相招。唐敖迎上拱手道：“前與九公會面，尚未深談。剛才舅兄說起，才知都是至親，又是學中^④先輩。小弟向日疎忽失敬，尚求恕罪。”多九公連道：“豈敢！……”林之洋道：“九公想因船上拘束，也來舒暢舒暢？俺們正在盼望，來的恰好。”因指道：“請問九公：那個怪獸，滿嘴長牙，喚作甚名？”多九公道：“此獸名叫‘當康’。其名自叫。每逢盛世，始露其形。今忽出現，必主天下太平。”話未說完，此獸果然口呼“當康”，鳴了幾聲，跳舞而去。

唐敖正在眺望，只覺從空落一小石塊，把頭打了一下，不由

① 入學——指取了秀才。下文“不得中”，指沒有中舉人。

② 儒巾——“巾”，帽子。“儒巾”，只有讀書人才能戴的一種帽子。

③ 點手——招手。

④ 學中——“學”，就是學校。秀才可以進到府學、州學、縣學裏讀書。“學中”，猶如說同學。

吃驚道：“此石從何而來？”林之洋道：“妹夫：你看那邊一羣黑鳥，都在山坡啄取石塊。剛才落石打你的，就是這鳥。”唐敖進前細看，只見其形似鴉，身黑如墨，嘴白如玉，兩隻紅足，頭上斑斑點點，有許多花紋，都在那裏啄石，來往飛騰。林之洋道：“九公可知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處？”多九公道：“當日炎帝^①有個少女，偶遊東海，落水而死，其魂不散，變為此鳥，名曰‘精衛’。因懷生前落水之恨，每日銜石吐入海中，意欲把海填平，以消此恨。那知此鳥年深日久，竟有匹偶，日漸滋生，如今竟成一類了。”唐敖听了，不覺歎息不止。

三 君子國

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約了多九公上岸瞻仰。走了數里，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為寶”四個大字。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烟輳（又）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真不愧“君子”二字。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②在那裏買物，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

① 炎帝——傳說中上古的一個帝王。

② 隸卒——衙役之類的人。



君子國好讓不爭

务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實光交易了。”唐敖听了，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虽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却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据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听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体！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听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那个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过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平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

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裏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きん）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实小弟所付業已剋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听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認（こ）領大價。”唐敖道：

“‘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剋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处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裏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為好，亦愚不至此。若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為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辯，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拿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為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难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拿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小軍听了，也不答言，拿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眾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

二人看罢，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カビ）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①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才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

① 平水——指銀子的輕重分量和銀子的質量。

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鎰銖（ㄇㄨㄣˋㄙㄨㄞˋ）^①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貨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僇够一忙，那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拿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声声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②。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③麼？我們還打听甚麼！”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外來商販，一切價錢，均不得利。

四 大人國

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毗

① 鎰銖——輕微的價值。

② 偏枯——指利益不均。

③ 行樂圖——人的愉快画像。

連^①，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与君子國相仿。君子國連年商販既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唐敖要去遊玩，即約多九公一齊登岸。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見，今果至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才有人烟。我們必須趨(マテ)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此嶺為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才有居民。”走了多時，離嶺不遠，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托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即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峯頭，前面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菴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豬首，走至菴前，推開菴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菴何名？裏面可有僧人？”老叟听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豬首、酒壺放下，即走出拱手道：“此菴供着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你这老兄既是和尚，為甚並不削髮？你既打酒買肉，自然養着尼姑了？”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菴並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聞天朝^②自漢以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

① 毘連——次界、接境。

② 天朝——古代小國對中國的尊稱。

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庙看守香火的，虽不吃齋削髮，称谓却是一样。即如小子称为僧，小子之妻即称为尼。——不知三位从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位却是天朝大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擱。”隨又問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強。其色以五彩為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离船往返甚远，我們即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罢。”老叟於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弯弯穿过嶺去。

到了市中，人烟輳集，一切光景，与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个乞丐，脚登彩雲走过。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既以五彩為貴，黑色為卑，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人又吃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处麼？”多九公道：“当日老夫到此，也曾打听。原來雲之顏色虽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為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隨心變，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虽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脚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盖因國人皆以黑雲為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鄰邦都以‘大人國’呼之。远方人不得其詳，以为大人國即是長大之义，那知是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为何